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第四
同卷

旦三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八國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呾叉始羅國

僧訶補羅國

烏刺戶國

迦濕彌羅國

半笯_{奴故}蹉國

曷羅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
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蕉土產金

鐵宜鬱金香林樹蔚鬱華果茂盛寒暑和暢
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誦詭好學而不功
禁呪爲藝業多衣白疋少有餘服語言雖異

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

信大乘來蘇婆伐窣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

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並
學大乘寂定爲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
清潔特閑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
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
衆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

王多治晝揭釐城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
晝揭釐城東四五里大窣堵波極多靈瑞是

佛在昔作忍辱仙於此爲羯利王

此言闍難
舊云哥利

訛也割截肢體

晝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

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凡
有所食賴收人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
二歲一收糧儲如來舍覆愍而許焉故今十
二年一遭白水之災

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

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隨人福力量有長短
是如來伏此龍已留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
爲室遐邇相趨華香共養順流而下三十餘
里至如來濯衣石袈裟之文煥焉如鑄

嘗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派

阿波羅龍泉即蘇婆伐窣堵河之源也派
流西南春夏含凍昏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
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碗
祇深閑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
以蓄餘糧居人衆庶感恩懷德家稅斗穀以
饋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逋課碗祇含怒願爲
毒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爲此池
龍泉流白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
憇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孰
金剛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

逆流東上雜華異果被澗緣崖峯巖危險谿
谷盤紝或聞誼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
如榻宛若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谷是如來
在昔爲聞半領舊曰渴荒文略也或曰渴陀
陀者此言領也今從正音宜云伽領之法於此捨身命焉

嘗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
此言大林伽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薩縛達達
王此言切施一避敵棄國潛行至此遇貧婆羅門
方來乞匁既失國位無以爲施遂令羈縛擒
往敵王冀以賞財迴爲惠施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
此言伽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
上有如來足蹈之迹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
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爲諸人天說本生事
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

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聞正法於此析骨書
寫經典

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至窣堵波無憂王之

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尸毗迦王此與舊曰尸毗王也爲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鵠代

言

鵠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至薩夷殺地此言蛇藥僧伽藍有窣堵波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爲帝釋時遭飢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道殫相屬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爲大蟒身僵屍川谷空中徧告聞者感慶相率

奔赴隨割隨生療飢療疾其側不遠有蘇摩大窣堵波是如來昔爲帝釋時世疾疫愍諸舍識自變其身爲蘇摩蛇凡有敢食莫不康豫珊尼羅闍川北石崖邊有窣堵波病者至求多蒙除瘥如來在昔爲孔雀王與其羣而

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嘴啄崖涌泉流注今遂爲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

雀趾迹

晉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窣堵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

三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將寂滅告諸大衆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

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衆重宣如

來願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式遵崇建窣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

以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躡仆因而自斃遂變爲石即於其側起窣堵波

晉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呾迦此言赤窣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曰慈刀於此

刺身血以飼五藥叉

舊曰夜
又訛也

晝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石
窄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爲諸人天說
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涌出黎庶崇敬香華
不替

石窄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

有阿囉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像

此言觀自在
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即阿囉盧枳多譯曰觀伊

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爲光世音或觀世音皆訛謬也

威靈潛被神迹照明法侶相趨

供養無替

觀自在菩薩像西北四五十里至藍勃盧
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深波浩汗清流
皎鏡昔毗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
宗親攢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既出國都跋
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趣其前既以

馴狎因即乘焉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
遊遠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
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爲人形
即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即謝曰羈旅羸人何
見親附遂欵懸慙陵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訓
祇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
杳冥爾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聖
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弊命有蒸私
未聞來旨況乎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
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
敬聞命矣唯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凡我所
有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
龍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
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
劫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

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變我爲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

種受龍王之請遂即其居於是龍宮之中親迎備禮燕爾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覩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隣此宅居當令據疆土稱大號總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冀龍王以寶効置篋中妙好白麁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麁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龍指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麁釋種執其袂而刺之侍臣衛兵謹亂階陛釋種麾劍告曰

我所仗効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公弊立政表賢恤患已而動大衆備法駕即龍宮而報命迎龍女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燕私首出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圖計伺其寐

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寤曰斯非後嗣之利非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富苦頭痛故此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綿時一發動釋種旣沒其子嗣位是爲溫咀羅犀那王此言上軍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羅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猶如來因爲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旦出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衆尋欲發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

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
我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
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
樹間當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爲供養如來與
諸大衆陵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宮中

三三

七

光明赫奕疑有火災罷獵而返乃見其母復
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感能令慈母
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聞佛說
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樹間
當入涅槃召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
號頓躊躇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
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寶重舍利不欲分
與是時天人大衆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
均授

賈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

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絇索或牽鐵鎖棧道虛
臨飛梁危構椽棧躡磴行千餘里至達麗羅
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
達麗羅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
金色晃煜靈鑒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迦舊說

未田地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力攜
引匠人升覩史多天舊說親觀妙
相三返之後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派
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棧道
履危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北印度

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
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饒
時唯寒烈人性儼暴薄於仁義無聞禮節形
貌麤弊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
諸國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戒

三三

八

行多濫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茶城南渡信度
河河廣三四里西南流澄清皎鏡汨漁漂流
毒龍惡獸窟穴其中若持貴寶奇華果種及
佛舍利渡者船多飄沒渡河至呾叉始羅國

北印
度境

呾叉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里酋豪力競王族絕嗣徃者役屬迦畢試國
近又附庸迦濕彌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
泉流多華果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
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並學大乘
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醫羅鉢呾邏龍王池
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華同榮異彩此
龍者即昔迦葉波佛時壞醫羅鉢呾邏樹苾
芻也故今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
所彈指慰問隨願必果

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窣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
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四大寶
藏即斯勝地當其一所聞諸先志曰或時地
震諸山皆動周藏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愚夫

妄加發掘地爲震動人皆踐仆傍有伽藍圮
損已甚久絕僧徒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
無憂王建也或至齊日時放光明神華天樂
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
竊至窣堵波責躬禮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
日三九

掬除灑掃塗香散華更採青蓮重布其地惡
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
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戰
達羅鉢刺婆月光此言志求善提斷頭惠施若此
之捨凡歷千生

捨頭窣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部拘摩羅遷多童受此言論師於此製述諸論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爲繼母所誣抉目之處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

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嬌姪縱其昏私逼太子太子哭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彌增忿怒候王閑隙從容言曰夫但又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物議斯在王惑聞說雅悅姦謀即命太子而誠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繼業唯恐失墜忝負先王但又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爾作鎮彼國國事殷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

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繼室彌怒詐發制書紫泥封記候王眠睡竊齒爲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輔臣跪讀相顧失圖太子問曰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抉去兩目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尚是二

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敢辭乎齒印爲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抉去其眼眼旣失明乞丐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苦昔爲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伸先責於是謀計入王內殿於夜後分泣對清風長嘯悲吟箜篌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而來此乎即問內殿誰爲歌嘯遂將盲人而來對旨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

禍豐愛子喪明猶不覺知凡百黎元如何究
察天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
誠以不孝負責於天某年日月忽奉慈旨無
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爲不軌也
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有瞿沙

妙音此言大阿羅漢者四辯無礙三明具足王將
盲子陳告其事唯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
漢受王請已即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日
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承泣淚也
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十
二因緣凡厥聞法莫不悲哽以所持器承其
涙泣說法既已總收衆淚置之金盤而自誓
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真說有紕繆
斯則已矣如其不爾願以衆淚洗彼盲眼眼
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語訖持淚洗眼眼遂

正三

十一

復明王乃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
遷或死諸豪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
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僧訶補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百里西臨信度河
北印度境羅國

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
農務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
勇又多譎詐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濕彌羅
國城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莊
飾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

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
高二百餘尺池沼十數映帶左右巖石爲岸
殊形異類激水清流汨漂注龍魚水族窟
穴潛流四色蓮華彌漫清潭百果具繁同榮
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絕僧

侶窣堵波側不遠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
理初說法處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
晝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
經之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謂苾芻小
者稱沙彌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髮加
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爲異據斯流別稍用
區分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爲差相好無
異從此復還呾又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東
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
於此投身飼餓鳥菟音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
石窣堵波摩訶薩埵愍餓獸之無力也行至
此地乾竹自刺以血噉之於是乎獸乃噉焉
其中地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
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
北有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

也彫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窣堵波及諸石龕
動以百數周此瑩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石
窣堵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
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
二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華果繁茂泉池澄
鏡傍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
此化惡藥叉令不食肉從此東南山行五百
餘里至烏刺戶國北印度境
烏刺戶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
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長役屬迦濕彌
羅國宜稼穡少華果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
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
西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
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學習大乘
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

至迦濕彌羅國

舊曰罽賓說也北印度境

迦濕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隣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華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

是三

十三

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麪土俗輕慄人性怯懦國爲龍護遂雄隣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聞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窣堵波並無憂王建也各有如來舍利升餘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自烏仗那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當此國上告阿難曰我涅槃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當於此地建國安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

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爲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曰池地總施願恒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父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取此國以爲居池末田底迦從其所請時阿羅漢既得其地

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衆末田底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隣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此言買得今時泉水已多流濫

二三

十四

摩揭陀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
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寶愛育四生
時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
養無差有凡夫僧摩訶提婆此言闍達多智
大天
幽求名實覃思作論理違聖教凡有聞知羣
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因情所好黨援所
親召集僧徒赴毘伽河欲沉深流總從誅戮
時諸羅漢既逼命難咸運神通陵虛履空來
至此國山棲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悔懼躬來
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
爲羅漢建五百僧伽藍總以此國持施衆僧
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
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
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
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者

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
各據聞見共爲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
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遵前緒去聖
雖遠猶爲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
執具釋三藏脇尊者曰大王宿植善本多資
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
集聖哲於是四方輻湊萬里星馳英賢畢萃
睿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旣欲法議恐
其誼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
結縛者還如此尚衆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
且三十五
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備大通
者住自餘各還然尚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
第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
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其暑濕又欲就
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脇尊者等議曰

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
論衆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固藥又
守衛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賢聖之所集住靈
仙之所遊止衆議斯在僉曰允諸其王是時
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
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戶外納衣諸阿
羅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諍議乖謬爾宜遠
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
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
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沉研得其趣矣諸
羅漢曰言不可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證無學
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顧無學其猶
渙睡志求佛果不趨小徑擲此縷丸未墜于
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曰
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宣

可速證以決衆疑於是世友即擲縷丸空中
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
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
羅漢見是事已謝咎推德請爲上座凡有疑
議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毘婆
沙論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論說也釋素呂纜藏舊曰修多羅藏說也次造十萬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藏

三

六

二

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
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爲鏤鏤寫
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又
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
就中受業於是功既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

西門之外東西面而跪復以此國總施僧徒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徒毀壞佛法覩貨邏國呬摩呬羅王此言雪山下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先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

海聞訖利多毀滅佛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爲商旅多齋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抽利刃俱持重寶躬齋所奉持以獻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即其座訖利多王驚懼無措遂斬其首令羣下曰我是覩貨邏國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衆庶非爾之辜然興國輔宰臣遷於異域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

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衆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積其怨疾惡佛法歲月既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

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其窣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禮聖迹伸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即事歸途遇諸群象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升樹以避是時群象相趨奔赴競吸池水浸漬樹根互共排掘樹遂墮仆既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卧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傳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

金函授與病象象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
函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
各持異果以爲中饌食已載僧去林數百里
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
一駛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互相

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沙門必有如來舍
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
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
河迴船而去顧河歎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
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
次
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
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
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
薩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爲期願見菩薩者即
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
製宏壯蕪漫良甚今唯一隅起小重閣僧徒
三十餘人並學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陀羅衆賢論師於此製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窣堵
波大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山猿採華供養
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
石壁橫分峯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譎詭皆
是羅漢沙彌群從遊戲手指麾畫乘馬往來
遺迹若斯難以詳述

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

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衆事分毗婆沙
論小伽藍中有石窣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
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
飲食與象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
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

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更相
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

曰吾今爲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象身
在東印度居王內廄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

遊印度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
旦三

沙門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即命

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爲人復鍾餘慶

早服染衣勤求出離不遑寧居得六神通斷

三界欲然其所食餘習尚然每自節身三分

食一雖有此說人猶未信即升虛空入火光

定身出煙焰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窣堵波

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伽藍布刺擎

此言圓滿論師於此作釋毗婆沙論

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山南至大衆

部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佛地羅

此言圓滿論師於

此作大衆部集真論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
七百餘里至半笯_{奴故}蹉國_{比印度境}

牛笯蹉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疇壠狹穀稼
時播華果繁茂多甘蔗無蒲萄菴沒羅果鳥
談跋羅茂遮等果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

溫暑風俗勇烈裳服所製多衣麤布人性質
直淳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圮無大君長
役屬迦濕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伽藍
北有石窣堵波實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
餘里至曷邏闍補羅國_{比印度境}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
宜氣序同半笯蹉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
無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伽藍十所僧徒寡
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國至於此土

形貌麤弊情性廣暴語言膚鄙禮義輕薄非
印度之正境乃邊裔之曲俗從此東南下山
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